

世界新變局·國族新希望

陶希聖

今年十月裡，海內外仁人志士愛國同胞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慶祝雙十國慶，臺海基地的軍民大眾處處集會，紀念臺灣光復。而萬眾一心，更覺欣慰，更爲鼓舞之事，就是 蔣總統今年華誕之日，正是政躬康復之時，誠可謂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」。

我們試以中華民國自由安全的臺海基地爲中心，環觀這幻化多端的世界變局，一方面從希望中看出危機，另一方面又從危機中發現新的希望。危機使我們警惕，希望使我們振奮。今年十月慶典之中，大家的情懷或許有同樣的感覺。

一、首先是智利的政變

智利事變，一般稱爲政變，實質上却是世界反共革命鬭爭之一個重要環節，有關美洲與世界的自由與安全。

國際共產黨自命爲「世界革命的政治部隊」。他們在世界各國家各地區構煽「革命」，是定要流血暴動呢，還是可以經由議會政治呢？這個問題，從馬克斯與恩格斯起，就未獲定論。其後俄國黨人列寧與德國黨人考茨基爲了這個問題，打了好幾次論戰，列寧偏向暴力路線，考茨基偏向議會政治。這是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事情，無須多說。

蘇共第二十次大會採取和平共存路線，認定各國共產黨可以「各依其不同的路線，建設社會主義」。其偏向議會政治，自是當然。毛共力持

反對的理論與策略，從此北平與莫斯科的矛盾與衝突，鬭爭與破裂，這個問題也就是雙方擾攘不休的一個根本因素。

三年前，智利舉行總統選舉，名爲社會黨實爲共產黨，名爲馬克斯主義者實爲共產黨徒之阿萊德當選爲智利總統。世界共產黨及左派爲之歡呼，尤其是共產黨經由議會政治取得政權，可以證明蘇共的和平共存路線之正確，莫斯科黨人沾沾自喜，可以想見。但是時至今日，智利全國軍民爲求擺脫暴戾恣睢的左傾政權，初則一般羣衆革命蜂起，繼而愛國軍人採取行動，推翻阿萊德，重導智利於民主自由的道路。這樣一來，又可以解說共產黨通過議會政治取得政權，不能自保，終於倒坍，更證明共產主義與民主政治不能並存，而共產黨定要流血暴動以取政權，實行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以保持其權力。如此則毛共的暴力路線可引智利事變爲旁證。

我們可以預料北平毛共與莫斯科蘇共的理論與策略路線的鬭爭，因此更加激化。

二、再說毛共的「十大」

毛共內部的權力鬭爭進行至「十大」而轉入一個新階段。「十大」是文革派的勝利，也就是毛共政權整體的失敗。

前年九月，毛江先殺林彪而後整軍。當時江青的文革派要奪取軍權，却不敢伸手，甚至不敢公開林彪的死訊。於是十月一日僞慶取消了天安門大會，這就可以說明事態十分嚴重。

林彪死後，北平毛共新當權派是周恩來、李先念、張春橋、姚文元、葉劍英，還有附帶出頭的李德生。當時新當權派不敢公然擺出來，而是以走私方式溜出來。至去年七八月間，林彪死亡的宣佈與新當權派的亮相，纔用「琵琶半遮面」的姿態拿出來了。

這新當權派是「一分爲二」的組織。周恩來李先念是一邊。江青的行列，張春橋姚文元等是另一邊。葉劍英是中間的緩衝，爲毛賊助理軍事，而僞國防部長一直未能定局。

到了「十大」，江青的文革派非抓黨權，掌軍權不可。而抓黨權，掌軍權，就是一場危險與狠惡的鬭爭。那文革派對誰鬭？他們從下面指派「代表」到上面排定「中委」與「政治局委」，層層鬭，處處鬭。他們直接與周恩來鬭，間接與軍事幹部鬭。這場鬭爭是狠惡而帶着危險性。

周恩來本身雖掌握「外交」與行政派系，却在黨與軍裡沒有實力。但是江青文革派伸手奪取黨權與軍權的時候，那反江青，怕文革的黨徒與軍幹部站到周恩來這邊來了。文革派要鬭爭軍幹，先鬭爭周，就是這個形勢使然。

一場鬭爭的結果，江青張春橋的上海工運嘍囉王洪文被抬到毛周之下第三把交椅上，實行掌握黨權。李先念的地位低落而李德生上升，軍權在握已無疑義，但是僞國防部長由何人出面，還有問題。

文革派拿了黨權，還要整黨和「建黨」；拿了軍權，必將更加緊迫的整軍。新的鬭爭今方開始。毛共政權整體投入鬭爭的怒潮，爲江青文革一小撮的獯祭品。我們拭目以觀其下文。

三、並論蘇聯與毛共邊界衝突

我屢次說明毛共與蘇聯的邊界衝突，在表面上以邊界問題爲口實，而在實質上，問題不在邊界。

蘇聯與毛共的軍事對抗是在北方，而雙方的戰略鬭爭却在南方。毛共不怕蘇聯自北方向南進。其所顧慮的事情是蘇聯從中亞與印度洋向東進。今日蘇聯已與印度結盟，又促成印度與阿富汗斯坦聯合。這就是說：蘇聯向毛共西面與西南之迂迴路線是在那裡走着進展。

毛共的東面、東北、西北、西面與西南，皆是蘇聯的海陸軍事勢力。這一形勢之逐步結成，使毛共不知蘇聯之所攻，也不知自己之所守。簡捷的說：毛共今日逐步喪失其軍事的主動地位。

毛共今欲南進，便有北顧之憂；東進又有西邊之患。不動就是一池死水，內部鬭爭隨之激化。

四、再論歐洲的和局與美蘇關係

毛共今日向歐洲，尤其向美國與日本，販賣蘇聯壓迫他，要打他的一套宣傳口號。其意在爭取歐洲尤其美國與日本的支援，以脅制蘇聯。這種手法也有效，也無效。

歐洲認爲毛共對蘇聯的鬭爭有利於歐洲的和局。反之，毛共看透歐洲的和局不利於毛共。兩者相形之下，毛共爲歐洲撐腰則可，若欲挑起歐洲對蘇聯的衝突，以助長毛共對蘇聯的權力鬭爭則不能。

美國與蘇聯皆極力爭取歐洲。歐洲則兩面逢迎以維持其和局而發展其經濟與貿易。

美國與蘇聯在海洋權力競爭中，是對立的。但在避免核子戰爭與維持核子均勢上，有平行及合作之必要。

在美蘇核子均勢與遊戰努力，以及歐洲兩面逢迎與自圖發展的大局之下，蘇聯與毛共的軍事政治鬭爭益趨激化與激動。

五、我們的警惕與努力

今日的世界是謀略的世界。各方的謀略相與盤旋，互爲應付，徒然助長世界已有的危局而製造世界未發的危機。我們站在這表面一片和平而實際四伏危機的世界，不得不時時警惕，步步戒備。

在這謀略的世界裡，毛共玩弄謀略於其間，一投手，一舉足，觸發世界危機，即自蹈覆滅的絕境。

荀子說：「義立而王，信立而霸，權謀立而亡。」我們中華民國今日可走而當走的路是信義而不是權謀。這就是我在今年十月慶典之中，向海內外革命志士愛國同胞提出的一點看法。